

建国以来第一部由狱警记录罪犯生活的写实之作

狱警杂记

张树鹏 ●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张树鹏◎著

狱警杂记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狱警杂记 / 张树鹏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-7-5004-9463-8

I. ①狱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3969 号

策划编辑 郭沂纹
特约编辑 李易蓉
责任校对 刘娟
封面设计 李颖明
技术编辑 张汉林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

电话 010—84029450(邮购)
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装订 广增装订厂

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张 14.5

插页 2

字数 229 千字

定价 2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写在前面的话

他不是作家，也不曾想过当作家。他当了 20 年监狱警察，见过无数犯人，其中有一些罪犯给他说过“事儿”，让他震惊，使他难忘，于是，工作之余，他把这些“事儿”如实记录下来，不是为了出版，不是为了发表，就是为了教育他自己的孩子，不触犯国法，免受牢狱之苦。他居然写了 30 万字。这些“事儿”不是故事，是真实，是一个狱警对那些罪犯生活的“原生态”记录，却让我这个多年不看时下文学作品的读书人，一接触便不能释卷——它让我感到震撼了。我们过着充满阳光的日子，我们也知道有罪犯、有大牢。可是，总是知道得不真切，因此感触也不多，知道了也就知道了，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可是，这一部书所记录的不一样，犯人在社会上别有一种生活，在监狱里别有一种世相，这些“事儿”并不是惊天大案，正因为如此，才更有警示意义。

因此，我愿意将这部书推荐给为人父母者，推荐给尚未涉世的孩子们和已经涉世的成年人，也推荐给那些掌握社会权力的人，如果人们因为读这部书而能够深想：这一辈子该怎么活？那么，我们都当感谢这个监狱警察，他无意于当作家的写作，却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！

张志和

二〇一〇年六月二日

自序

我曾经是一名监狱警察，有近20年改造罪犯的经历，既有条件了解犯人的犯罪经过，又能目睹罪犯改造的全过程。犯人改造时的艰难，犯罪给家庭带来的痛苦，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这本手记选取了几个典型案例，记录了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全过程，其中有经受不住女色诱惑，腐化堕落的企业家；有受地痞无赖欺侮，自行了断的法盲；有自负蛮干，多次“进宫”，在狱中却残生的老犯……

一本手记不可能尽显犯人的众生相，也不可能全面揭示在押犯的心理实质，但窥一斑而知全豹，我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文章，感知到身陷牢狱之人的痛苦、无助、懊恼、悲愤，从而得到警示，把“大墙”筑在自己的心里，堂堂正正做人、行事，不让悲剧在自己或者亲人身上上演。

我和犯人家属聊天时说过：“老师站在校园，看着天真活泼的学生，享受到的是快乐！因为在老师眼中，看到的是祖国的花朵，阳光、朝气、充满了希望；作为监狱警察的我站在监狱的院子里看着数百名光头孩子，是一种感情上的折磨！他们害人害己，是遭受囹圄磨难的囚犯，看着他们就好比站在山上，看被冰雹砸过的庄稼一样，惨不忍睹！可是，他们的生命还在，虽受灭顶之灾，还要顽强地生存，他们原本也是花朵呀！”

这还仅仅是表面现象，犯罪的人内心的痛苦、无奈是常人无法理解的，我对犯人曾经做过心理测试，他们中90%以上有心理疾病。不否认有的人犯罪前心理疾病已经形成，可是，在失去自由的环境下，良知的拷问，炼狱般的煎熬，无法排遣的痛苦，犯人更易产生心理疾病、精神障碍！

促使我做一个有良心的警察的是我的母亲，我不是说监狱的警示教育没

有用，关键是所有的教育和诱惑相比无不显得苍白无力！太多的人左耳听右耳跑，一点也不留存，唯独父母的话句句警心，记得深刻！那是1988年夏，我从事监狱工作已经有两年多了，儿子刚刚满月，父母从河南老家来看望孙子，当他们听我谈论犯人的改造生活时，妈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当警察是你的职业，干好工作是领导的要求，可是，做个有情有义的警察却是你自己的事。他们犯的是国法，国家给他们判刑已经是惩罚了，不要再难为他们；犯人也是父母生父母养的，他们生活在人们的白眼中，多不容易，人格都低一等，你们不要刻薄他们，更不能受贿，谁的钱都是一滴血一滴汗换来的，清廉只是虚名，清白才是根本；你也有儿子了，要给儿子做个榜样。”一年后，母亲去世了，她的话成了我当个好警察的标尺，每当思念她的时候，我都想想自己做得怎么样，是否无愧于母亲，无愧于本心！

监狱警察，不是都能够设身处地为犯人的前途、生活考虑的，我也不能，是因为法不容情；但是我尽力去想了，去做了，因为法外可以施仁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常常想，人生苦难已多，为何还要人为地施加给弱者以灾难？人在冲动之时，无异于烈马奔于崖前，亲人朋友，旁观的人伸手一拦，大声一喝，也许就避免了一次灾难，一次祸害，就能救人于危急，脱人于苦海，若能做到，不亚于佛光照世，岂不心安？

目 录

一字书	(1)
警官坐牢	(101)
钱色陷阱	(151)
好汉 法盲	(197)
拉“朋友”下水	(216)

一字书

1

11月了，时令已进入严冬，肆虐的西北风横扫着渤海湾大片的荒野，天阴沉沉的，入冬来的第一场大雪正在孕育着、积蓄着能量。冬眠的动物都睡去了，只有干裂的土地在等待着大自然的恩赐，期待着暴风雪的到来。土地是顽强的，任凭多么恶劣的天气，它都不停地利用时机积蓄能量，等待着来年春天的厚积薄发。

在这里，曾经被渤海海水冲刷过的土地上，关押着上万名罪犯，他们是人类灾难的制造者，是社会文明建设的绊脚石。这里随处可见的是生长在污泥臭水里的芦苇，有些顽固不化的犯罪分子们的罪恶思想、重新犯罪的意识，比这芦苇还有生命力，一旦气候适宜，就会萌发出毒芽，继续危害社会。

书上写着，歌里唱着，人们把警察看作是手持利剑的斗士，是春风化雨的使者，这赞美之词，无不来自前辈的奉献。看一看监狱的发展史，就会明白，那是一部创业史、奉献史。有多少警察无私奉献，父一辈、子一辈植根于这片荒凉的土地上，坚守在改造罪犯的第一线，长年累月，警察们都在进行着超负荷的劳动，有多少人因为过分透支了自己的精力而未老先衰？又有多少人壮志未酬身先死，过早地倒在自己的岗位上？

改造罪犯的工作是一个艰巨的工程，贯穿于罪犯刑期的全过程，对于监狱警察来讲，个人的品格、道德水平、执法水平等综合素质，都能在罪犯身

上发挥作用。社会上多数人会认为，警察和犯人是一对矛盾，事实上，努力改造好，也是犯人们所企求的，改造不好罪犯，是改造者的渎职！警察的渎职就是犯罪！警察的不负责任就是犯罪！警察的不作为就是犯罪！

监狱里的生活是艰难的，身陷狱中人的痛苦无法言说。

可以说，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描写出监狱真实的生活，即使再生动的描写都会显得苍白无力，因为它只能触及皮毛，难以洞彻本质。

还是用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让大家来体会吧，故事的主人公，先后三次被公安机关逮捕，判刑累计 38 年，曾经两次自杀未遂，可以说尝尽了生不如死的滋味。

2

上班的第一天，分监区领导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清监，所谓的“清监”就是清理犯人的所有物品，检查是否有违禁品。在清理一名老犯人的笔记本时，我发现一本日记上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一个个“正”字。我看了以后，感觉有些费解，我把这个本子在杂务面前一晃，杂务马上心领神会，主动说：“队长，这是岩金荣的，这个老家伙顽固不化，为了让队长说他表现好，每天写一画，五天写一个‘正’字，说是锻炼自己的意志，他要仅凭写个‘正’字就能改造好，他也不用在监狱里过一辈子了。”杂务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却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我又一次仔细地翻看，当我看完时，有一种强烈的震撼！红的、蓝的，长的、短的，无数个横竖组成了大大小小的‘正’字。写一画容易，十多年坚持不懈，每天叫寝号令以后，雷打不动地写一画难。当时，这个本子的主人，看到我看着他的本子沉思，看到我不像其他人一样随便翻一翻，只看看有没有违禁内容，就要和我谈谈。我理解他渴望被警察关注、渴望警察帮助的心理，就把他单独叫到了我的办公室，警察的办公室不是谈话室，对他们这些非常敏感的在押犯人来讲，他早读出了其中充满关照的含义。当我暗示他和我相对而坐的时候，他诚惶诚恐、再三推辞：“我还是蹲在墙边和你谈吧！”我给了他一个“听我的”眼神，他用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和我谈出了自己书写这八百多个“正”字的千万磨难。

十多年了，距离释放还遥遥无期，自从进入监狱那一天，他就失去了活

下去的勇气，是监狱改造了他，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，可是，茫茫图圉磨难，何时是尽头？已经是第四次入狱了，也许不能活着走出监狱的大门了，没有走出去的机会，就既不能像其他人一样，混一天算一天，也不能走任何捷径，怎么办？是男子汉，就要痛改前非，端端正正地走好每一步，干好每一天。从此，每天他都要给自己一天的改造生活做个记录，如果是平平安安，没有违纪，没受处罚，就用蓝笔端端正正地画上一画；如果被人欺负或者自己控制不住违纪了，就用黑笔画上一画；如果被关禁闭或者被处罚了，就用红笔画上一画……每五天，记录本上就多一个“正”字。“我从早上起床就盼着晚上拿起笔的时候能给自己画上端正的一笔，一天没有白过！”

真正和他正面接触，是从我陪他看病开始，由于这个监狱是新建的，防御设备还不齐备，为了防止犯人借看病逃跑或发生什么意外，规定犯人看病必须有管教监视。

这天，这名每天给自己写好一画的犯人，突然患病，脸色灰白，不住呻吟，领导就指派我带他去看病。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需要输液，就给他扎上液体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淡黄色的液体，一滴一滴地注入到他那干瘪的血管里，我看着，想象着它该如何在这名老犯身上发挥作用。他那死灰色、没有血色、没有生机的脸上写满了痛苦，就是这么一个衰老的老人，一个人人见了都会怜悯的老人，竟是一个多次“进宫”的老犯！

我看着想着，心里竟滋生出了不该有的怜悯，我是警察，他是囚犯，水火不容的关系，况且警察有警察的纪律，我又能帮他什么呢？我不能因为一个犯人需要怜悯而放弃原则。

这名老犯自进入病房，一直沉默不语，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？假若他是心病，那么，输入他体内的药液恐怕就难发挥作用，监狱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有的犯人常年患病，心里有这样那样的想法，一旦自己的想法实现不了，就灰心丧气，失去生存的勇气，自伤自残比比皆是，监狱警察的职责告诉我，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，帮助他！

自己做了将近十年人的思想工作，自信还是有经验的，我决定攻一攻这名老犯的顽固堡垒。

等病房只有我们两个人了，我用温和的口吻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年纪？看你改造的决心很大，能和我谈谈你的犯罪经历吗？”

“报告队长，”他的声音沙哑、低沉、语无伦次，“我叫岩金荣，我的仇人

是我的亲哥哥——岩金玉！我是被我亲哥哥陷害、冤枉的，我今年 70 多岁了，先后在茶淀、团河、延庆、新疆喀什等监狱服过刑，刑期累计达 38 年之久，现在，余刑还有 10 年 6 个月 13 天……”

病床上的岩金荣，说这席话时气愤、激动，灰黄色的脸上泛出了淡淡的血色，可见，仇恨已经深深植根在他的心中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数次把岩金荣作为谈话的重点对象，安排他到谈话室，真诚地倾听他充满苦难的诉说，我的真诚、专注使他放弃了对我的一切戒备，向我倒出了他所经历的一切。

3

我出生在一个战乱年代，为了生计，父亲把 13 岁的我送到了天津的舅舅家，给资本家做工，每天要干十二三个小时才能换口饱饭，熬到 1947 年，在我二哥的帮助下，去了山西，在铁路上谋到了一份做杂工的差事。

山西山多地少，到处是穷山恶水，刮起风来，满天黄沙。一天夜里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民工们干完活都睡觉了，铁路段的工头韩先州找到我哥哥，神秘地说：“金玉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失业的人很多，铁路上的生意也不好，马上要裁减人员。”

“裁减人？”哥哥一下子惊得坐了起来，“我刚把我弟弟弄过来，真要是丢了这份差事，上哪里混饭吃？”二哥的忧虑正中了他人的圈套。

韩先州的话一下子把我二哥的心给揪住了，他见我二哥上了钩，就故弄玄虚地说：“那样吧，只要你加入国民党，什么事都不必担忧了。”

“国民党？国民党是什么东西？”二哥不解地问。

韩先州一下子捂住了我二哥的嘴：“不许你这样问，想混饭吃吗？想混饭吃就要加入国民党？其实，也就是一种形式，你在我的这份表上按个手印就行了，这样等于给你的工作上上了保险，裁减谁也裁减不到你。别人求还求不得呢，我看咱们是朋友，才第一个告诉你。”

因为过于相信韩先州的这一派鬼话，二哥不仅自己在表上按了手印，也替我按了一份。韩先州发出一张党票就能挣一元钱，当时，他就宣布：“你和你弟弟岩金荣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，我保证以后你们不会失业。”

没有想到，我们兄弟俩还是失业了，宣布我们被裁减那天，二哥愤怒了，他找到韩先州大声质问他：“你给我们兄弟两人发了张党票就挣了两元钱，你做的保证难道是放屁？为什么不管我们了？”谁知韩先州却说：“我都被骗了，还不知道去骂谁呢？操他娘的国民党，言而无信！可恶！”

从此我们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，生在乱世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法子？生逢乱世不如犬，一点都不假。在那个年月混口饭吃都难。

好容易熬到全国解放了，我们这些穷苦的流浪儿翻了身，我们兄弟二人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。

1950年组织通知我，我大哥在辽沈战役时，从国民党的部队里起义了，牺牲前立过大功，我们家是烈属，享受优抚。哥哥的死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痛苦，也不觉悲伤，可他的死换来的荣耀太大了，特别是要享受烈属的优抚，在我那渴望出人头地的意识里，感觉到大哥死的很值得，死的很是时机。同年，我兴奋地随全家迁到了抚顺，直接去劳动局等待安排工作。

那时候，人们的觉悟都很高，安排工作很少靠关系，烈士的亲人，要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，因为有烈属这个光环，我不费力就进了抚顺市公安局消防队，成了一名消防警察。一身警服干净、合体、威风，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豪和满足。

在公安局，没有任务时，我们除了训练就是上文化课，大家都是文盲半文盲，互不歧视，上进心都很强，学习训练下工夫大，真可以说是如饥似渴，每天不知疲倦地工作和学习，演节目、搞宣传，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1952年，“三反五反”运动开始了，上边反反复复地查历史，我那段根本没有真正参与的入党闹剧，原本可以不去提它，也绝对不会有人知情，让它烂在心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，可是，涉世未深的我，单纯、幼稚。每当我想起毛主席推翻了三座大山，让我们翻了身，才有今天的幸福时，我感到欺骗了毛主席就是罪大恶极，连我自己都不能容忍；听着演戏时那激昂的台词，宣传时那响亮的口号，觉得如果不向组织坦白，就是对毛主席不忠，自己参加革命底气不足。也许是立功心切，虚荣心作怪，看着那么多从战场上走来的功臣获得的荣誉，我只恨自己生的太晚，没有参加这场改天换地的革命，如今，我要把握一切能立功的机会，创造立功条件。于是，我大胆地揭发了我二哥的历史，绘声绘色地向组织陈述了他拉自己加入国民党的经过，谁知事与愿违，功不但没立成，不久，我就被开除了公职，脱去

了那身曾经令我骄傲、自豪的警服。

解放后，由于国民党的败家，小日本的侵略，国家百废待兴，人们的警惕性都高，在古老的抚顺城里，就因为我的那段历史，谁还敢用我？就业的机会虽多，但都不属于我了。

很快，哥哥由于我的揭发，受到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的牵连，也被电厂开除了，阴云一下子笼罩了我们全家，大家说什么呢？只有唉声叹气，能有个工作，是我们多少年的企盼？更是哥哥用生命换来的，不易呀！就因为我多嘴，因为我急功近利，白白地丢掉了工作。不善言语的二哥开始帮爸爸做生意，妈妈开始抱怨抚顺的天气冷得受不了，我当时也算是年轻力壮，我总不能成为家里的负担吧？妈妈说天气冷，是对我的爱，她也许是想以此为借口，动摇爸爸在抚顺长期住下去的念头，想给我换换环境。虽然大家都没有抱怨，可是，每天我都要看他们的白眼，我知道谁心里都在生我的气，可我恨谁呢？哥哥每天做生意的钱都用来买醉，爸爸也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否则还不把两个儿子全毁了，饱经风霜的老爸是宽容、仁慈的，为了我们，他又带着全家回到了北京。

北京是天子脚下，是皇都，如今是毛主席住的地方，我们来到这里很快就忘记了抚顺的烦恼！靠着北京的亲戚，一家人没有费多大的力就又开始新的生活。

有了饱饭吃，我那不安分的心思又开始活跃起来了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二哥早早地做好了出摊的准备，我帮他把小商品送到街上，他就在那里盯着买卖。晚上收摊，还是我帮他，他很高兴，主动约我一起去路边的小酒馆喝一杯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，况且他一喝酒爸爸妈妈都不会高兴的，我很敏感地劝他，回家再喝吧，一家人在一起不是更热闹？哥哥没有说话，我知道他又不高兴了，只好随他去喝酒。

在酒馆里，趁我哥哥喝得畅快，我大胆地和他商量：“二哥，现在的社会你都看到了吧？咱们要参加工作，小买卖不是长久之计，这样下去咱们会久居人下的，爸爸妈妈老了，今后就要看咱们哥俩的了，能否让二老安享晚年，让别人高看咱们，关键是要看咱们是否有出息，要像大哥那样轰轰烈烈。”一提起大哥，二哥的脸色暗了下来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？可他想什么能左右我吗？我当消防警察的时间不长，可是，那段时间使我认识了字，懂得了不少

文化知识和大道理，那段时间学习的政治理论虽然浅显，可在我身上的确发挥了作用，此时的我已非彼时的我了。我对前途的认识和选择，很有远见性和理想性。当时，我也不再为二哥曾帮我在国民党的那个党票上按手印，让我披了国民党员的黑皮而迁怒他，他也没因我揭发他让他丢了工作而记恨我。其实，到了北京，当时在抚顺的工作对我们来讲，已经无所谓了，正如长期光脚的人突然穿上了鞋子，还没尝到鞋子的好处和甜头时，一夜之间又丢失了一样，决不会留恋这突如其来的短暂的幸福。我们俩很快达成了共识，决计去找新的工作。

二哥当过电工，有一定的技术，经考试考上了电工三级。我由于没什么技术，只有年轻这一个条件，被安排在夜校学文化，短期学习结束后，组织安排我到广渠门金属结构厂当工人。至此，我和他都摆脱了厄运，走出了在抚顺双双被开除的阴影，决心要好好地工作，争取能出人头地。

夜校除了学习文化外，大部分时间是政治课——政治教育，虽然有了一次教训——一次刻骨铭心的挫折，但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丝毫未减，有工作本身就说明毛主席、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。

有了工作，有了盼头，总感到浑身有用不完的劲。平时，铁厂里的脏活累活自己总是抢着干，赢得了师傅和领导们的信任，我很快就被发展为共青团员。

入团后，我对工作更加热爱，更加积极了，可以说是以厂为家，任何义务劳动、宣传、游行我都积极参加，现在想来那时是多么幼稚！别人在背后说我出风头，指指点点，我心里还以为他们嫉妒呢！很多朋友和我疏远了，这有什么？领导器重我，在别人都是三级工时，我就被厂里升为四级工，并且被调到了生产科脱产搞质检，还被指定为培养对象，组织指定专人培养我入党，厂里的领导多次鼓励我。在我工作有了成绩时，却饭吃不香，觉睡不着，因为，我担心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再被翻出来。

4

负责对我进行培养的师傅叫张既德，他是一个有着“左倾”思想的转业军人，看我进步很大就很高兴，就教育我说，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，

最突出的一点是大公无私，还让我读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支持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，使我觉得眼前似乎有了一条铺满金子的大道。张师傅还时常教导我，对党要忠诚，要襟怀坦白，不能隐瞒历史，要实事求是，否则，就是对毛主席不忠！

“毛主席”这个三个字如雷贯耳，太让我震撼和折服了，要对毛主席忠诚，这是不容置疑的！这种信念越坚定，我的痛苦就越深——隐藏在我心中的秘密时时敲击着我的灵魂，折磨得我晚上睡觉直说梦话，我太渴求进步了，我太珍惜眼前的一切了，也许是与生俱来的天性，我对升官掌权有着超乎寻常的追求，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。

1953年，上夜校时，我认识了大华铁厂的女工苏红，苏红长得很漂亮，身上洋溢着青春少女特有的气息，她的一颦一笑都令我倾倒。我们恋爱了，爱得如醉如痴——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恋爱！那时，恋爱都是偷着搞的，每次约会，她都鼓励我好好工作，她身上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，给我很大的鼓舞，我暗下决心，要做苏红佩服的男人，让她佩服，从而彻底征服她。

虽然在热恋中，我还是对约会有很大的顾虑，我怕约会会影响我的工作，影响我参加集体活动，影响我参加政治学习，总之一句话，怕影响我进步。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苏红有了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关系的要求。一天黄昏，她约我在护城河边见面，那里行人稀少，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，还没有进入气氛，她就主动投入我的怀抱。抚摸着她的肩膀，我真渴望能吻她一下，恋爱三年了，我还没敢吻过她，也许她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主动地仰起了脸，在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吻了她，享受了那令我眩晕的快乐。那时候，接吻就预示着可以进行下一步——结婚，当我的嘴从她的唇上移开时，苏红就幸福地、急不可待地说：“金荣，我们结婚吧！”

结婚？这别人认为是幸福的事，我却认为不可思议，太突然了！我心里除了“积极进步”四个字，别的什么都没想过，我只想实现我的梦想，先入党，再提干，最后当厂长，混入上层。唉！女人的目光是多么的短浅呀，就知道结婚生孩子，想自己的小家庭，我真想对她大吼一声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！于是接着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小家子气，难道你的志向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吗？”

“什么？我小家子气，你太不懂感情了！”苏红受了莫大的委屈，哭着消

失在夜色中。

也许是我那脆弱的意志不能再受刺激了，当天晚上，我被噩梦惊醒，我梦见就在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时，从抽屉里抽出来的是一份国民党党员证，血红的手印刺目极了，周围的领导全看清了，“骗子！骗子！你竟敢对毛主席不忠诚！”大家纷纷指责我，醒来时我已经浑身湿透了。

第二天，我无精打采地到单位上班，正好碰见了张既德：“小岩，怎么萎靡不振呀？有什么思想问题及时向我汇报，要靠拢组织，要向组织交心。”也许他是无意的，可我认为他把我看透了或者已经掌握了我什么，他是在暗示我，我害怕极了，就急不可待地向他坦白了一切。

从此，我遭遇到了冷淡和排斥，开积极分子会，不让我参加；宣传，不用我；义务劳动，没有我的份……我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。于是，我开始不满，开始说落后话，引起了厂领导的极大不满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谁能够揪出隐藏在革命内部的阶级敌人，谁就是立了大功。我这个现行的立功目标，谁能不抓住这个机会？我实在没有想到，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，上班还不到一个小时，就有人通知我到厂部开会，我满不在乎地说，开什么会？不就是让我参加劳动改造吗？通知我的人不高兴地说道，你别不知趣，领导也许是看你是个人才，想重用你，你不去拉倒，我想坏事躲不过，可没想到问题竟那么严重。我到了厂部，厂长对我说：“你对你的历史问题有什么看法，给组织写没写反省材料？”

我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那算什么问题？又不是我按的手印，是我哥替我按了手印，我连表是什么样都没看见过。”

“好小子，你如此顽固不化，多亏张既德师傅有慧眼，识破了你这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分子，你老实坦白，你到铁厂是搞什么破坏活动的？或是准备潜伏下来等你主子蒋介石回来？”

我不服气地说：“我谁也不等，我不是国民党，是你们骗我说的。”

厂长恼羞成怒，大声宣布：“今天厂里停工，召开批斗大会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顽抗到几时？”

在批斗会上，我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，一大群过去对我的进步不满的工人，冲上去对我大声地呵斥，后来，一些想表现自己的人，就冲上台去对我进行了拳打脚踢，他们越批斗越觉得我罪大恶极，厂长打电话叫来了公安，我就这样被当成坏分子立即逮捕，游街、批斗！最后押送到茶淀

劳动教养。

5

我的悲惨命运从此开始了！

我简直要疯了，认为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，使我脱离了苦海，给我安排了工作，可是，共产党的干部却害了我，他们先是诱导我谈自己的历史，一旦抓住点什么就小题大做，因为这点根本不存在的问题，变相报复。从此，我把对共产党的恩、对毛主席的爱，统统化作了共产党干部的恨。直至由恨个别干部到恨所有的干部，最后上升到恨共产党，注定了今后陷得更深。

我劳动教养的地方是茶淀北砖窑，当走下押解我们的火车，看到一片荒草枯苇，接着又看到带有铁丝网的围墙，心里有一股不可名状的忧愁和恐惧，今生所有的理想就要葬送到这里了。我们刚来时是加强学习教育，一位管教干部对我们讲，劳动教养人员，犯的错误的人民内部矛盾。但是这次劳动教养对我心理上的打击，并没有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有丝毫的减轻，我不理解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，想得最多的是教养毁了自己的前途。

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和现在犯人的条件简直没法相比，住的是干打垒的小平房，睡的是大通铺，吃大窝窝头，喝的白菜汤，卫生条件极差。即便如此，也没有敢龇毛的人，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地遵守“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”的训诫，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形势所迫，政治威慑力强大，专政的手段使人人如惊弓之鸟。在教养号里，我算是识字、有头脑的，可是，政府干部一点也不对我另眼看待，像记工、出板报这类轻松的、有面子的活，他们不让我干。他们喜欢用溜须拍马的痞子，用经常打小报告的“针爷”，社会上的流氓地痞在这里仍然有用武之地。也许是物极必反吧？我自己过剩的思维就用到反改造上来了，想要反改造就要钻政府的空子，硬磕是不行的，那时节，不但牢头打人，政府干部也有打人的，他们打人叫专政！谁敢不服？完不成任务挨打，违反监规纪律挨打，队列走得不整齐挨打，喊口号声音不大挨打……总之能挨打的地方太多了，理由根本就不用去找，随便一件事情觉得你不顺眼，打你没商量。可是，挨打算什么？比挨打更难忍耐的是体罚，一次，我因为学习时没坐端正，会后牢头让我靠墙“飞”了半个小时，我最